



PHILHARMONIC

音乐与音响·双月刊

爱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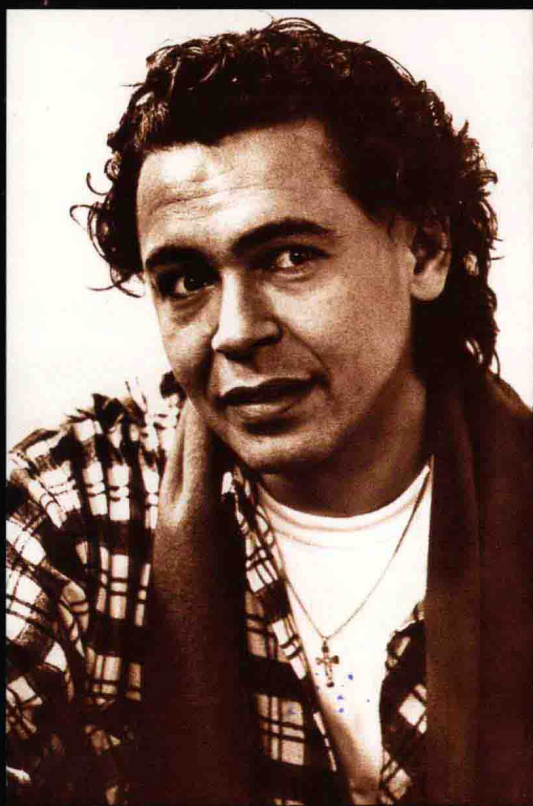
● 海菲茨：现代的奥菲欧

● 诙谐幽默的大师

——访罗日杰斯特文斯基

● 现场乐评：海内海外听现场

● 音乐高人



钢琴家·伊沃·波格雷里奇

卢北峰摄

宝
丽
金
公
司
最
新
唱
片



DG 437 525-2 杜梅·皮雷斯

格里格：小提琴奏鸣曲

DG 437 529 皮雷斯·阿巴多/维也纳爱乐

莫扎特：第14、26钢琴奏鸣曲

DG 437 791-2 皮雷斯

莫扎特：钢琴奏鸣曲，作品283、284、330号

DG 445 880-2 杜梅·皮雷斯

弗朗克·德彪西：小提琴奏鸣曲

DG 435 882-2 皮雷斯

莫扎特：钢琴奏鸣曲，作品279、280、311、576号

DG 439 769-2 皮雷斯

莫扎特：钢琴奏鸣曲，作品309、332、570号

爱乐

PHILHARMONIC

音乐与音响

1997 年第 1 期

总第 12 期

目录

封面 小提琴家海菲茨
封底 本刊推荐最佳唱片
封二 钢琴家伊沃·波格
雷里奇
封三 宝丽金公司最新
唱片

大师圣殿 ● 海菲茨专辑

*

本刊专访

*

新片过眼录

*

现场乐评

*

中国音乐

*

乐林漫步

海菲茨影集	3
海菲茨：现代的奥菲欧	王纪宴 9
想起海菲茨	薛伟 17
海菲茨的唱片	王玉桓 22
海菲茨生平年表	18
RCA 海菲茨全集目录	23

诙谐幽默的大师

——访罗日杰斯特文斯基	本刊记者 30
天生的指挥	
——我所认识的罗日杰斯特文斯基	李德伦 35

*

肖斯塔科维奇：舞曲集粹

肖邦：夜曲	逝水 37
雅纳切克：小提琴奏鸣曲等 6 则	

*

海内海外听现场	胡欣欣 42
听过顶尖级乐团之后	王纪宴 44
原声的盛宴	国中 47
在屏弃媚俗中获得境界	
——波格雷里奇音乐会印象	曹利群 50

*

陈其钢访谈录	黄伯薈 55
--------	--------

*

贝多芬的世界

——内田光子访谈录	
菲奥纳·盖尔 / 张诗正编译	61
读乐漫笔	孙国忠 64
歌剧舞台剧照	73

爱乐
偶谭

也谈爱乐精神 杨效雄 81
音乐高人 [英] 约翰·巴比罗利/李彦编译 88

*

乐队
巡礼

柏林爱乐乐团
——世界交响乐团中的王者 都都 91

*

音响
与
录音

DG 公司全新的录制中心 胥洪编译 98
埃米尔·柏林纳的故事 胥洪编译 98

*

品
片
录

马勒：第四交响曲 101
普赛尔：《狄多与埃涅阿斯》
斯美塔那：《我的祖国》
柏辽兹：《庄严弥撒》
弗朗克：小提琴奏鸣曲等 10 则

*

乐史
空间

莫扎特究竟写了多少交响曲 毛宇宽 123

*

版本
与
争鸣

莫扎特《C小调大弥撒》主要版本
[英] 理查德·威格莫尔/王星编译 127
表达着，也展示着
——柴科夫斯基 D 大调小提琴
协奏曲的两个版本 王利芬 139

*

音乐
课堂

舒伯特：青春的化身 逝水 142

*

乐坛
撷粹

库贝利克逝世 65
拉特尔分身有术
Telstar 着眼苏联旧版等

*

胶片
与
收藏

日本音像市场印象 钱钟海 148
莫扎特钢琴和室内乐作品版本推荐 153

顾问：李德伦
吴祖强

总编辑：董秀玉
执行主编：朱伟
执行副主编：曹利群
特约编辑：李南
编辑：耿捷
黄伯嵩
韦劼



装帧设计：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地址：北京东城区美
术馆东街22号

邮政编码：100010

开本：大 32 开

印张：5

字数：15 万

定价：14.80 元

刊号：ISSN 1006 -
9763

CN 11 - 3772/J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东工商广字
第 0095 号

年轻的小提琴家：
五岁的海菲茨



海菲茨 12 岁时题献给他老师的照片，
上面的文字为：“给我亲爱的尊敬的
老师 I·D·马尔金。他的崇拜者亚沙·
海菲茨，1913 年 12 月 21 日。”



大师圣殿

海菲茨专辑



难得的镜头：海菲茨 1923 年到伦敦旅行演出期间吹奏苏格兰风笛。



大师圣殿

海菲茨专辑

海菲茨的老师列奥波德·奥尔1925年80诞辰之际与部分学生和同事的合影。后排左至右：伊西多尔·阿奇伦、亚沙·海菲茨、奥西普·加布里埃洛维奇、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约瑟夫·霍夫曼、保罗·斯塔谢维奇，前排奥尔（右）埃弗雷姆·津巴利斯特（左）。

这是在特拉维夫落成的亚沙·海菲茨大厅，它是世界上唯一一座以小提琴家的名字命名的音乐厅。



与他的两个孩子约瑟法和罗伯特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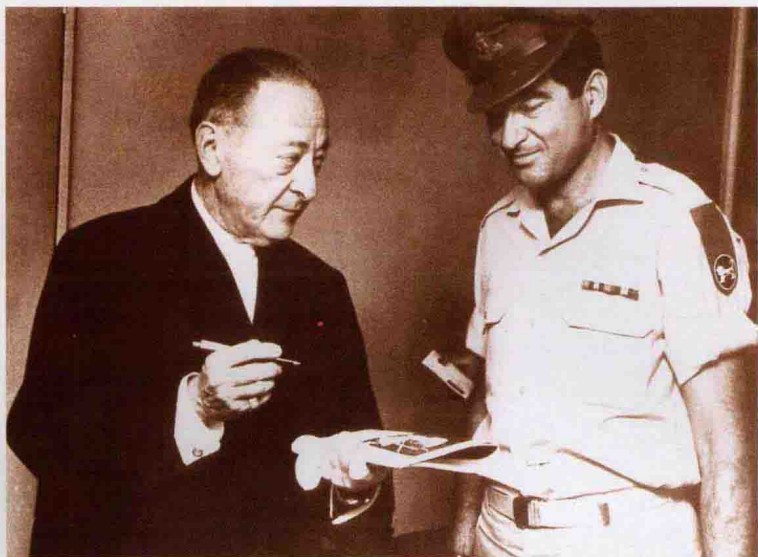
1928年在南美
旅行演出。



1926年在墨尔本演出。



“一位完美无缺
的演奏家。”这
是美国音乐评
论家W·J·亨
德森对海菲茨
的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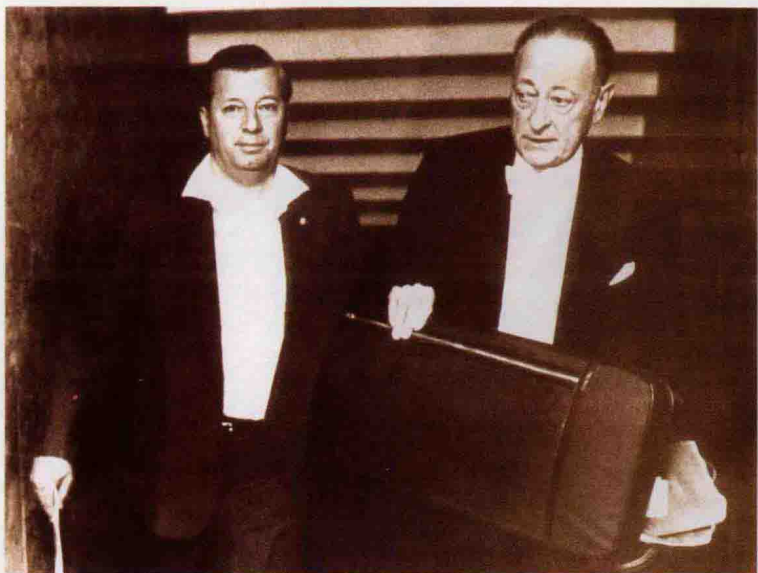
为以色列前线军乐团指挥沙
洛姆·伊兰少校签名留念。

在耶路撒冷的一场演奏会开始前接受以色列
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的问候。



大师
圣殿

海
菲
茨
专
辑



海菲茨拎着他著名的双琴盒，与里尔伯格在一起，1951年。



与第二位妻子弗朗西斯·斯皮格尔伯格在一起。

海菲茨： 现代的奥菲欧

王纪宴

“现代的奥菲欧”，这是评论家克雷比尔在 1917 年《先驱论坛报》的一篇文章中对 16 岁的小提琴家亚沙·海菲茨的赞誉。在 10 月 27 日的卡内基音乐厅音乐会激起的一片狂热中，这种将分寸感忘到九霄云外的措辞比比皆是，《纽约时报》的理查德·奥尔德里奇称“海菲茨先生的技巧天赋是世间罕见的”，《晚邮报》的西格蒙德·斯佩思认为海菲茨是“完美无瑕的小提琴家”，《世界报》的皮茨·桑伯恩则断言“他是一个现代奇迹”。在这种热闹的合唱中，克雷比尔的话也许并不太为人们注意，而且，在后人看来，将一位小提琴家与希腊神话中那位能使猛兽俯首、顽石点头的奥菲欧相比，也无非是一种夸张的、没有实际内容的比喻。其实不然，克雷比尔的这句话准确地概括了海菲茨作为一位伟大的演奏家所具有的历史地位和重要贡献——既是一位掌握了音乐古老、神奇魔力的奥菲欧，又是一个十足的现代人。这种二重性体现在海菲茨作为音乐家及作为个人的各个方面。

从海菲茨的成长道路来看，他是俄国犹太人在竞争激烈的世界舞台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典范，而这种成功首先来自他非凡

大师圣殿

海菲茨专辑

的才能，及这种才能在小提琴这件乐器上的完美体现。

海菲茨7岁时即能在音乐会上出色地演奏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在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小提琴教师之一列奥波德·奥尔的学生之后，他更是取得了飞速的进步。美国小提琴家阿尔伯特·斯波尔丁在他的自传中这样描述在奥尔教授的班上初次听到海菲茨演奏的情景：“一个小男孩站起来开始演奏……我从未见过哪个孩子拥有如此完美的技巧。亚沙，他们都这样叫他——亚沙·海菲茨。当这个小男孩演奏的时候，奥尔抑制不住兴奋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并不时地向我看一眼，他是在期待着我的反应……他无非是想看到我惊愕万分的神情，而结果他也确实没有失望。在他转过身去的时候，不知所措地耸了耸肩膀，像是在说：‘这种事曾经有过吗？’另外一些很有才能的学生也相继演奏，但在刚才那位小巫师的魔力面前都黯然失色。”

1912年5月24日，继一年前在圣彼得堡的成功演出之后，11岁的海菲茨在柏林举行了演奏，指挥大师阿图尔·尼基什听了之后深受感动，当即邀请他在10天后的音乐会上与柏林爱乐乐团合作演出了柴科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尼基什说，他从未听到过一个如此年轻的人能有如此高超的演技。

海菲茨1917年在美国的首演还留下一桩广为传诵的趣事。在海菲茨演奏完维塔利的夏空舞曲之后，听众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这时，比海菲茨年长10岁、也是奥尔高足的小提琴家米沙·埃尔曼再也坐不住了，他对旁边的钢琴家列奥波德·戈多夫斯基抱怨道：“这里面太热了。”而后者却不动声色地答道：“对于钢琴家来说还不那么热。”

海菲茨的天才所激起的狂热此后始终未减。继卡内基音乐厅的首演之后，在他到达美国后的第一年里，他仅在纽约一地就举行了不下30场音乐会，而在巡回演出中上演的音乐会则

超过了 100 场。此后他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包括我国的天津，到 1947 年庆祝他在美国举行首演 30 周年时为止，据统计，他在全世界旅行演出的行程大约是 200 万英里，他演奏小提琴的时间总计为 10 万个小时。这些演出不仅使他获得了世界声誉，而且使他的艺术日益炉火纯青，以至于萧伯纳在给他的信中这样写道：“你的演奏会使我和我的妻子感到不安。如果你这种非人间所有的完美演奏惹怒了那位好嫉妒的上帝，你可能就活不长了。我诚恳地劝你每晚上床睡觉前拙劣地奏点什么，以此代替祈祷。”在海菲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甚至直到今天，海菲茨的名字一直是小提琴演奏顶峰的同义语。

海菲茨的这种辉煌成就并不仅仅靠其才能，家庭的影响、良好的机遇以及坚持不懈的刻苦练习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切使得这位奥菲欧的现代神话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可以理解的。

像莫扎特等许多生长于音乐世家的神童一样，海菲茨早熟的音乐才能也能从家庭影响中找到根源。海菲茨的父亲鲁文·海菲茨是维尔纽斯剧院乐队中的小提琴演奏员，因此，海菲茨自幼便沉浸于父亲的琴声中。当然，小亚沙对音乐的反应远比一般儿童强烈，这就促使父亲在他 3 岁生日时送给他一件意义重大的生日礼物——一把四分之一尺寸的小提琴。8 岁那年，作为维尔纽斯皇家音乐学校的学生，海菲茨有幸为到此旅行的奥尔教授演奏，并得到这位名师的慧眼赏识。在奥尔的建议下，鲁文卖掉了他的财产，辞去了他在维尔纽斯的职位，带领全家前往圣彼得堡，以使亚沙能进音乐学院跟随奥尔学习。然而，海菲茨一家是犹太人，而俄国当时的法律禁止犹太人在圣彼得堡定居。音乐学院的学生可以例外，而他们的家长则不能。在这种情况下，音乐学院院长格拉祖诺夫为海菲茨一家想到了一个高明的解决办法——将 40 岁的父亲也一并收为音乐

学院的学生，如拉阿本在《古今杰出小提琴家》中所言：“这就是为什么从 1911 年到 1916 年奥尔班上的学生名册里会有两个海菲茨的缘故。”据海菲茨后来回忆，几乎每次去奥尔教授那里上课，父亲都一同前往，并听他上课。在海菲茨这位旷世天才背后，有着一位伟大的父亲！父亲不仅在儿子的小提琴学习上花费心血，也严格监督其他文化课的学习，法语、德语、历史、地理、数学，这些都由私人教师教授。海菲茨自己也十分刻苦，“每个星期中整整 6 天我都在家里学习。我去学校是去参加考试，而学习是在家里进行的，在父亲的指导下。如果我们出去看一次戏或参观一个博物馆，我回来就得写一篇报告。星期天，我的休息就是温习一周内学习的全部内容。”

即使在成为一位成熟的大师之后，甚至直到晚年，海菲茨仍然坚持刻苦练习。他每天花在练琴上的时间很多，而且把基本的音阶练习看得十分重要，他说：“假如我有半小时练琴时间的话，我就用 20 分钟练各种类型的音阶和颤音，剩下的 10 分钟练乐曲。”他将克莱采的练习曲奉为“我的《圣经》”。

这与另一位小提琴大师克莱斯勒的主张正好相反。克莱斯勒不仅反对在练琴上花过多时间，而且有一套说法：“我知道所有伟大的人物都练习得很少。他们善于思考。”这两位大师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观，而在这种艺术观背后则是两个世界、两个时代的不同观念。克莱斯勒生长于欧洲的音乐之都维也纳，并在维也纳音乐学院接受教育，他的天性中深深地浸染了古典文化的精神，他的演奏充满了 19 世纪的温暖和人情味；海菲茨则代表了 20 世纪人们对于技术、准确、控制的崇拜。作为这两位大师的崇拜者，梅纽因对这一点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我佩服海菲茨那种罕见的自我控制能力和准确性，他的声音具有不同凡响的金属光泽。我敬慕克莱斯勒演奏中的亲切感，他演奏时的那种令人难以捉摸的魅力，把我带到了当

时从未接触过的优美境地和浪漫世界。……如果说克莱斯勒的声音像阳光，温暖得足以使人的内心融化，那么海菲茨的声音就比较冷。”

在对乐曲的理解和阐释方面也是如此。海菲茨似乎从来不愿意将自己的个性强加到他所演奏的作品上，这种“超然”正是 20 世纪音乐阐释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对 19 世纪浪漫主义传统的反叛。海菲茨在这一点上确实称得上是“现代的奥菲欧”——将传统与现代融合。拉阿本指出：“海菲茨一方面依靠奥尔—夏里亚宾创立的传统，同时把它们改造得特别合乎现代的要求。海菲茨拉琴所固有的那种善于使表情千变万化的方式，并不是 19 世纪演奏艺术的特征……由海菲茨演奏的布拉姆斯协奏曲，其节奏处理真像是用铁铸成一样，没有半点的含糊。19 世纪表演艺术中那些很常见的——多愁善感、过于敏感的装模作样、好幻想的悲哀，到了海菲茨手里，都一一退出了历史舞台。”当我们听海菲茨演奏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的著名录音时，很多人可能会同意梅纽因的话：“当他演奏贝多芬的协奏曲时，由于他具有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控制力，使整个协奏曲的第一乐章始终保持着绝对相同的速度，严格按照乐谱中所标记的一切去做，从而使他自己和乐队都没有喘息的机会。”正如梅纽因所发现的那样，海菲茨追求的是一种完全的自我控制，他对一部作品的每一次演奏都是绝对相同的，他事先对于他心目中的理想演奏有着极为清晰的概念，没有一个音符、一个重音、一个滑音乃至一个揉音不是处在他的高度控制之下。因此，海菲茨的学生埃里克·弗里德曼说：“在我看来，海菲茨是空前绝后的、令人惊讶的一部小提琴机器。”随后他又立即补充道：“我使用‘机器’这两个字毫无贬低的含义。”这种机器般的准确无误、完美高效正是 20 世纪的人类理想在音乐领域、在小提琴演奏艺术上的集中体现。被科学技术武装并

鼓舞起来的现代人渴望验证自己在对乐器(包括大规模的乐队)的征服和控制上能到达什么样的高度。当然,音乐家不是机器,他所创造的音乐中不能没有人类的感情,不管海菲茨本人是否承认,他的演奏中确实蕴含着巨大的热情,这从他那有名的起奏中即可明显感到。弗里德曼甚至认为“他的内心是一座沸腾的火山”。不过,这种热情也是被高度控制着的,它不仅遵循情趣高雅的古典精神,而且,按照梅纽因的说法,“这种热情好像是由电子计算机计算出来的。”

梅纽因的话中是含有一丝保留的,在他看来,海菲茨的演奏虽然有着非凡的技巧,然而在音乐表现上却缺少某种重要的东西,尤其在演奏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的作品时。值得一提的是,海菲茨晚年在与他的传记作者阿克塞尔罗德的谈话中也一再表示,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作品是最难演奏好的,即使就技巧而言都是如此。而在很多人看来,海菲茨的这种控制完美、感情含蓄的风格正是演奏家的最高境界。美国著名作曲家和批评家迪姆斯·泰勒在《健全的听众》中写道:“当他处于最佳状态时,他在演奏中对音乐的内涵理解得那么透彻,而技巧又是那么轻松自如,以至于你简直忘记了他的存在。你听到的不再是小提琴的声音,而是音乐本身,你所听到的正是作曲家想让你听到的,你已经意识不到在音乐和你之间还有演奏家这个中间人。任何时代都只有极少数人才能达到这种完美表达的无我境界,而海菲茨是其中之一。”

这种无我境界也通过海菲茨的舞台形象体现出来。他在演奏时,毫无那种为大多数小提琴家所惯有的摇摆生姿的身体动作。他的表情严肃,眼睛总是看着左手和指板,全神贯注于音乐,似乎很少注意到观众的存在。因此,梅纽因说:“听众对他难以、甚至不可能产生很亲切的感觉。”而很多人据此认为,生活中的海菲茨肯定是一个冷漠的人。其实,这种“凛然